

「先生，請問您需要買朵花嗎？」

查理低下頭，印入眼簾的是一名穿著樸素的少年，手裡的花籃破舊，可是裡頭的花熟悉得讓查理眼睛一亮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原來這是西南方島嶼的品種。

「那剛好是我的家鄉呢，不如我把剩下的全買走吧。」他拍了拍少年的頭，「還有，賣完就早點回家吧。」

「祝先生有個美好的一天。」少年說完，便帶著空的花籃往火車站外走去。當作是給遊子歸鄉的祝福吧，查理百般無聊地數著花，低頭等待火車進站。

離鄉背井二十多年，在得知自己的保母過世後，才悠然想起自己已經太久沒返鄉，連她的身影和聲音都記不太得了。

她一定死不瞑目吧……

如果送這束花給她的話，能不能得到原諒呢？

「喀啦喀拉——」從老遠就聽到了輪子的擦撞聲，火車即將進站，查理提著一大箱行李，上了火車。

查理買了一對位子，對面雖然塞滿了行李，可沒有人的座位還是顯得寂寞。也許是因為無聊，他看向窗外，外面的景色雖美，可是，卻讓他感到了時代的演變，不免發覺自己已經老了。

想起自己以前和杰森來坐火車時，外頭都是烏煙瘴氣的。

大概是當初的事情過得太久，久到他有點想不起當時焦躁與緊張的心情，但是卻還記得杰森露出的笑容。他眯起眼，想了想當時他們到底說了什麼，才會讓他每次提起杰森，都會想到那一天的事。

最終他還是被當年的蒸氣熏了眼，慢慢地想起了當年的年少輕狂。

杰森·威廉士對查理·戴維斯來說，大概是全世界上最可憐的小孩了。

第一次見到杰森，是在他們家的大門口前，那時父母在外經商，請了梅格阿姨來照顧他。她那天剛要準備午餐，外頭的門鈴就已經響了起來。

「哎呀，平時郵差沒有那麼晚到啊！」

梅格阿姨出去應門，查理則拉著她的裙角，從後面偷看。

打開門，是個穿著邋邋的棕髮男孩，大概比查理大了3、4歲，身上的衣服和破抹布一樣。

「我不是要你別在我工作時跑來嗎，你爸呢？而且你今天不是應該去教會嗎？」她的聲音盡量壓低，卻還是藏不住話語裡面的怒火。

「我被他們拿藤子鞭趕出來，而且爸也不在家，我只好來找妳。」面前的男孩縮緊了身子，聲音小得和蚊蟲一樣。查理根本聽不清他說了什麼，只是下意識地覺得對方可憐。

梅格阿姨和教堂裡拉斐爾所畫的的聖母像一樣，是世界上最溫柔的人啊，如果連她都會不耐煩，那他肯定不是個好人吧。年幼的查理開始胡思亂想。

可是他看起來骨瘦如柴的模樣，讓查理忍不住心生同情。

「梅格阿姨，不如讓他進來一起吃飯吧！」這個人大概連飯都沒吃吧，真可憐——他亂下了定論。

「不用！我現在馬上把他打發走。」

眼看下一秒可能是一頓打，男孩閉緊了雙眼。

如預想般的拳頭沒有打在自己身上。

他茫然地睜開眼，看見查理拉著梅格阿姨的手，搖了搖頭說：「讓他進來吧，反正爸媽也不在啊。」他的眼睛閃著波光，和海水一樣。

她最後還是答應了他，讓少年進屋。

從那一天開始，就注定了杰森這一輩子，都會被查理牽著鼻子走的事實。

也許是因為騎士文學看得多，查理從小就有豐富的憐憫心和幻想力，他認為杰森像是故事裡面可憐又什麼事都不會做的老百姓，而自己就是來拯救他的，就算在事後知道了他是梅格阿姨的兒子，他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。

那天之後，他們變成了朋友，查理釋出善意，而杰森對他也有些尊敬，不知不覺兩人變成了親暱的關係。

查理沒有猜錯，他果然是個可憐的人。

爸爸是個酒鬼，媽媽去當保母賺外快，家裡的經濟情況可想而知。

一天，他們兩個人一起看著故事書，一起討論未來的夢想。

「我想要成為英勇的人，像神一樣拯救世人。」查理說得很隆重似的，還誇張地伸出了雙臂。

「是嗎，真是偉大的夢想啊。我倒只想看看海呢。」

「那種普通的東西有什麼好？我早就看過好幾遍了！我的父母常常跑船，一天到晚都在海上，都快膩死了。」

「可是我就是沒看過啊，好想去看看啊。」

「好吧，那我們兩個就約定，以後我們賺到了錢，就一起去吧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！而且你只要付最便宜的部分就好，剩下我出。」

「不行啦，這怎麼好意思。」

「那你以後就對我好一點，就像是對待神一樣，那樣錢就抵消了啊。」

「那還真是一個好主意呢，呵呵。」

兩個人的話題到此結束。

這樣從憐憫心開始的情誼，由另一個人的包容挨過來的友情，注定是悲劇一場。

很快的，十年過去。

原本比杰森矮了一顆頭的查理，也抽高了身子，現在就算要俯視梅格阿姨也完全沒問題。

反倒是杰森，也許是因為總是彎著腰的關係，又或許是因為更多原因，他從

十二歲開始就沒再長高，而且還有逐漸蒼老的趨勢：頭髮沒有以前捲曲，瞳孔更像是被白霧瀰漫一樣駭人，身材也和農田裡的稻草人一樣單薄。

要說十二歲那一年發生的事，其實沒什麼不正常，簡單來說，杰森在那一年開始工作了。

杰森工作的地方是在市區的一個玻璃工廠，當年，童工就流行於當年的大不列顛，畢竟身價便宜，誰不會喜歡呢？

有一天杰森的爸爸喝完酒跌進了湖以後，梅格就決定讓他正式上工，也不用去教會了。

當然，他們交談的時間因此減了許多，但這並不影響感情對吧？起碼杰森是這麼想。

可是查理不這麼認為。

五、六歲，他們剛認識時，查理什麼都不懂，只覺得有了一個朋友，就像有了一個世界那樣有趣。但漸漸的，他去了學校，交友圈也擴大了，知道同情心不是對每個人都適用，。學校裡頭的人個個都比杰森聰明，也比杰森乾淨，這時他才發現，難怪梅格阿姨當時不想讓他進門，也許連她也知道自己的兒子和其他同年齡的人比起來是多麼「特殊」。

如今，他已經十六歲，而杰森二十歲，在查理眼中，杰森已經和窩在路邊的流浪漢沒什麼兩樣了。

戴維斯家的家族事業，說好聽點，叫經商，實際上是販賣黑市用品。畢竟不是什麼光榮的行業，所以他從來沒和別人提過這件事。即使知道總有一天紙會包不住火，只是，他不知道會燒得那麼快。

其實那一天也和平時沒什麼不同，他的父母理所當然的不在，梅格阿姨從市集回來，著手準備今日的午餐。

當然，他早已經不再邀請杰森到家裡來，梅格阿姨像早知道這一天會到來一樣，沒有說什麼。

突然間，門鈴響起。

不等梅格阿姨去應門，他悠閒地走下樓，打開門。外頭什麼人都沒有，只有一封信，靜靜地放在墊腳布上。

沒有任何屬名，但查理一打開信封就知道了，那是屬於自己最親愛的叔叔的筆跡，原以為是普通的噓寒問暖，又或是一些從海外帶回來的新消息，但一打開裡頭的信紙時，他錯愕地瞪大眼睛。

查理：

我聽到了消息，警察查了你父母的船。他們剛好不在那艘船上，所以先去了附近的國家避難，你不用擔心。

可是糟糕的還在後頭，以警察搜索的速度，幾天後就會查到你家。記好，你明天六點前必須到港口，到時候拿出這封信，找到船號 340，馬上去，那個船夫是你認識的，不要把這封信丟了。

字跡寫得潦草，紙上還有一些髒汗，讓他知道了事態有多麼焦急。

起初他不信，這肯定又是附近孩子的惡作劇吧。

叔叔的家離這裡不遠，去看看他吧！他一定會和以前一樣，溫柔的摸摸我的臉，再給我更多好東西吧！

要說近也不對，遠也不然，全程跑過去的話也要十分鐘，再加上查理從小沒做過太多激烈運動，到達那裡時，正午已經過了。

他氣喘吁吁地靠著牆角，不可置信地抬起頭。

與查理預想的完全不一樣，叔叔的家已經被封鎖線圍繞，附近到處都站滿了警察，了解事情真的不太妙，不顧自己還喘著氣，馬上跑開，不讓警察有看到他的機會。

完了，怎麼辦，應該先回家收拾東西嗎？要是已經被那些警察發現了蹤跡該怎麼辦？找朋友嗎？不！要是自己的醜聞被傳出去，他們會怎麼想我呢？而且，以表面上的交情來看，他們也不見得願意在他困難時幫助他。

要是不想好辦法的話，甚至去不了港口啊，到那兒最快的方法，就是搭火車，可是查理現在身上連一英磅都擠不出來，一定得去找個人幫助他才行。

如果朋友不行的話，那也只剩……一個熟悉的名字跳出腦袋，沒錯，也只剩他了，他說不定會願意幫我！

「杰森！」

杰森的家還是那麼破舊，門一敲好像就會裂了似的，所以他在門口前大喊：「喂！杰森！你在家嗎？在的話就開門！喂！」

該死的，又在工作嗎？他忿忿不平的在他家的門口前來回踱步，想著接下來該怎麼做才好。

過了幾分鐘之後，門終於打開了。

「你是誰？」杰森努力眯住眼，想看清對方的長相。

熟悉的聲音出現，查理欣喜地抬起頭。啊，是杰森，這時連他身上的汗臭味都像是百花香一樣美好。

「是我啊，看清楚一點。我想和你說說話，一起進屋吧。」就算很緊急，這種話題也不是能在大庭廣眾下說出口的。

「原來是查理啊，嚇了我一跳。」他露出了微笑。

進了門，確定門是鎖死的以後，查理拉住了他的肩膀，誠懇的神情彷彿一輩子都託付在對方的手上。

「杰森，你以前跟我說過，你想看海吧？我因為一點急事，所以現在需要馬上前往港口，而且還可以坐到船喔！前提是你要能付出兩人份的火車錢。」把預想中的話說了出來。

「什麼？」他的表情很錯愕，也許是因為太突然了吧。

「拜託你，只要十八磅就好！有了這個的話，就可以實現你從小到大的夢想啊。」

「……我手上是有我和我媽最近的生活費，只是，這樣真的好嗎？而且你要搭船去哪裡呢？」他握緊了手，看起來像是在猶豫。

「聽著，回來後要我父母付兩倍到三倍的錢都隨便你，而且很快。至於去哪，你只要好好相信我就好。所以，一起走吧。」查理施了更多力。

他還在猶豫，可是我的時間沒辦法等他那麼久，也許我應該敲昏他，趁機拿走他的錢，甚至威脅他和他的母親——查理的思想已經被惡魔佔據，哪怕傷害自己曾經的朋友。

「好，我答應你。」

「……你說真的嗎？」連查理自己都不太相信，那是從前身為童工的杰森賺了一個多月的錢，即使長大，想必那些錢也不多到哪裡去。

「嗯，畢竟你小時候常常幫助我啊，而且我相信你。」他轉身去收拾了行李，「如果很快就能回來的話，剩下的錢媽媽還夠用的。」

相信，那是一個多麼天真的詞彙，聽到杰森這麼說，查理的身體不禁顫抖了一下。

「先生，請問要買朵花嗎？」看似年幼的少女踮起腳，拉住了查理的袖口。

「不用。」哪有人會在火車站買花啊？

「真的不買嗎？那個小女孩看起來好可憐，冬天還要忍著寒風賣花。」

「你要買就買，反正那是你的錢。」

也許是因為當年的童言童語，也許是因為自己已經比對方還要高、還要尊貴的緣故，或許是因為他再也不想管那些叫同理心的鬼東西，查理對杰森的態度並不友善，但對方好像是因為奴性慣了，臉色倒是一派平和。

「那我就買一朵了喔。」他笑道，及肩的頭髮隨著表情變化而擺動。

「為什麼要買那種路上摘就有的東西？」

「就算在路上有漂亮的花兒好了，我想我也看不太到了。」

「……是喔，啊，火車要來了喔。」即使不太能理解話中之意，但查理下意識的覺得，一旦提起了這個話題，他不再理會杰森的決心絕對會被動搖。

「……說的也是，上車吧。」

抬起了行李，走向屬於他們的位子，他們買了一對座位，所以不用跟別人擠在大眾座位上，只是因為杰森的行李太多了，所以他的位子還是擠得不像話，查理堅持不能放到他的位子上。

「就說了不用帶那麼多東西了。」

「因為你什麼都沒帶，所以我才多拿了幾件衣服啊。」他並沒有在諷刺他，但嘴角的微笑卻勾起了查理的怒火。

「我要睡覺了，到了再叫我。」

「在這麼陡峭的鐵路上還能睡著，你真厲害。」

忍住了打人的衝動，畢竟出錢的人是對方。

實際上，查理的確睡不著，先不說那路顛簸得不像話，光是車上飄出來的異味就已讓人作嘔，而且現在自己的身份可是逃亡犯，只差警察還沒確認目標罷了。

眼前的杰森當然什麼都不知道，雖然對於把對方拖下水感到良心不安，但對於在杰森面前該展現的驕傲，馬上又把這愧疚之感壓了下去。

「吶，不告訴媽媽真的好嗎？我就算了，她肯定很擔心你。」

那個女人嘴巴太大了。聖母像裡頭的婦人都看起來沉默寡言，她要是能再安靜一點就更像了。

「你說，船是會搭到哪邊去呢？是日耳曼民族的聚集地嗎？還是古羅馬的文化遺址呢？」

不知道，不過我想應該是附近鄰近的國家。

「你真的睡著了嗎？」

當然睡著了，所以不要再講話了。查理心想。

杰森嘆了一口氣，接著，露出了認真的神情。

「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告訴你這件事，不過你那麼聰明，肯定已經猜到了吧。」

「我的眼睛，大概是因為在玻璃工廠工作了很久的關係，逐漸看不到了。」

「跟我同期的同伴走得走，死得死。也許下一個死的人是我也說不定，我一直這樣認為著。」

「我知道你厭倦了和我相處，但我還是遵守了要對你好的約定，而你也遵守了你的約定。」

「你還記得，小時候你說等我們長大，一起去看海吧？但我沒有想到你那麼快就要去，真是嚇了我一跳，雖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清楚地看見海，但是，謝謝你。」

杰森沒有再說話了，只是靜靜地看著窗外，笑了。

明明已經快看不到任何東西了。

查理緊閉著眼睛，不讓眼淚有任何流出來的機會。

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但查理還是忘不了它。

車子到了站，他下了火車，轉往港口走去，這次他是搭著一般船艙的遊客。

「抱歉先生，要帶動植物出境的話，要先經過申請。」有個穿著海軍服的男人在入口處拉住了他。

「這一袋拿去。」約有一個拳頭大的小布袋，裡頭錢幣擦撞的聲音，不免讓人遐想。

「如果您堅持的話。可是，恕我直言，一模一樣的花在英國也是買得到的，您繳交的錢甚至可以買下更多花束。」

「不了，畢竟買下的目的不一定會一模一樣啊。」

男人面露不解，查理也沒有多說什麼。

就算火車站的風再怎麼寒冷好了，也絕對比不上港口那種濕冷的感覺，查理後悔自己沒帶外套的同時，杰森拿了一件大衣從後頭為他披上。

「我的衣服對你來說太小了，所以這是我爸的。」

「難怪一身酒臭，要穿你自己穿！」

查理並非不領情，只是看到對方單薄的身影，難免感到了些良心不安。

「話說回來，那個就是大海嗎？感覺和故事書上的不太一樣。」

「哪裡，不都藍藍的嗎？」

「應該要有很多沙子和貝殼才對啊，這裡怎麼都黑黑的啊。」

「那個是石頭。而且有很多沙子的地方，那個叫沙灘，而這裡是港口，沒有那種東西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嗎……」

「……如果你想要看很多沙子的話，之後搭完船，我再帶你去找。」

「真的嗎！謝謝。」他又笑得一臉開懷，還真是容易滿足。

現在已經不只是良心不安的問題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和船夫的交情，能否說服他讓杰森上船。

再大概走三分鐘的路程就好，查理的情緒十分緊張，甚至不自覺牽了杰森的手，在三分鐘後，我們就能安全了。

但在不知不覺間，杰森的腳步停了下來，緊握的手也被放開。

「怎麼了？杰森，我們就快到船上了。」

「查理，你有事在瞞著我吧？」

「為什麼要這麼說？」查理的音量突然變小了許多。

「你的手一直在流汗，你只有在說謊或是焦急的時候才會這樣。」

「現在的情況的確刻不容緩——等到上船我再跟你說明好嗎？」該死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突然聰明了起來？

「查理，我想我還是不要跟著你去好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他露出了表情錯愕。

「……我還想繼續留在媽媽那邊。」

「可是這是你小時候的夢想啊？你難道不想要實現它嗎？」他抓住了杰森的肩膀，力道頗大。

「我是想啊，可是你卻什麼也不肯告訴我，我不敢和你一起走啊！」

其實杰森早已隱約知道，這次的旅行絕對有什麼問題，從查理願意求他的態度就能略知一二。一開始，他選擇了答應查理，想說對方可能在途中會願意把心事說給他聽，但在查理越來越加緊的腳步聲中，杰森的心裡也越來越迷茫。

「你難道在質疑我嗎？」他的手瞬間鬆了開來。

明明從小到大，不管做什麼杰森都頭會相信他啊。

「我沒有質疑你，我只是覺得，我不適合陪你走到船那邊，我太膽小了。」他是喜歡查理沒錯，但他覺得，假如自己摻和了這件事，自己的一切說不定都會在踏上船的那一刻被剝奪走。這比在融化玻璃時，高溫充斥著全身的感覺還要可

怕。

其實杰森不想來也沒關係啊，計畫中原本就沒有他，但查理卻對於杰森的拒絕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慌。

杰森把他的臉扶正，讓他直視著他，「這趟旅行，應該是屬於你自己的吧。我很開心啊，雖然沒有很多沙子，但我已經看見了大海，所以，我的心願已經實現了。」杰森直視著他的雙眼，那層白霧突然消散的無影無蹤，瞳孔變得和小時候一樣，又黑又亮，像是能看透世間所有一樣。

「好吧……到那裡我會寄信給你的。」

「就算你寫信給我，我也看不到啊。」他的笑聲裡帶著濃濃的鼻音。

「不管，反正你就是要看，而且還要固定回信！」

「好吧，我會叫媽媽幫我讀的。」

兩人像小時候一樣談笑，直到查理走到了屬於他的船前。

「你有辦法走回火車站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還是看得到一點東西的。」

「回程的錢有嗎？」

「老早就準備好了。」

「所以你打從一開始就想跑了啊？」

兩個人大笑，船上的男人聽到了查理的聲音，確認信件過後便急忙的把樓梯拉了下來。

「你真的會很快回來嗎？」杰森問道。

「……大概要等到我父母的風聲全消，很久很久以後。」

「是嗎。」他沒有多問，目送了他的朋友上船。

「再見囉。」

「再會了，我的朋友。」

船的蹤影漸漸消失在海的盡頭，只留下了杰森一個人的身影。

查理如約，養成了每幾個月就寄信給杰森的習慣，即使知道自己的狀況要寄到那兒有多困難，他也開始靠著正當管道賺錢，把錢全還給了杰森。

至於杰森，他的身體不再適合待在工廠內工作，在母親找到了新的人家服務後，便去了鎮上的教會幫忙，教會轉型後，那裡多了個收容機制，很缺幫忙的人手，而他們也不是很介意查理的缺憾。

即使兩人的生活再忙，仍都懷抱著當年的赤子之心。

在那之後，又過了很久很久。

久到杰森變成了教會不可或缺的人物，久到查理引以為傲的頭髮開始變得稀疏，久到梅格阿姨安詳的閉上眼睛，離開了。

而追溯期終於過了

在經過了好幾次的搭船換車後，查理走向了信封寫的位置，墓園設在懸崖旁，



探頭出去的話，就可以看得見海。

墓碑上刻著的，是熟悉到讓人想哭的名字。

「致 在世界上最疼愛我的女人——梅格·威廉士。」

他將買來的花放在墓前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直到拐杖打著草叢的聲音從後頭傳來，旁邊還伴著一些孩子的嬉鬧聲和女人的怒吼聲。

「你還是回來了啊。」令人懷念的男聲。

是書寫了這封信的人。

查理慢慢轉過頭，直視著他。

「歡迎回來，查理。」不管是小時候也好，老了也好，他的笑容永遠那麼好看。